# C1S1 约好在山间的清晨道别

“眨眼功夫你就已经这么高了，要知道当初你刚踏进我店门口那会可是连我的膝盖都够不着啊！”面前高大如山岳般的伯恩山犬哈哈大笑，右手搭在面前的灰狼头顶使劲揉了揉，熹微的晨光连同山间清新的空气一同落在他的胸口，拽出一条长长的亮带。

“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！”灰狼高声抗议，挥舞着双手想要护住自己的脑袋，可在有着健硕有力的双臂的伯恩山面前却怎么也无从反抗。待到他收回手，灰狼才终于得以抬起头，咽了口唾沫，望着店主澄澈的蓝眼睛，随后握紧拳头，用力往空中一挥，为他打气道：“下次租个宽敞点的店，再取个响当当的好名字，保准生意好！”

伯恩山“噗嗤”一笑，又狠狠揉了揉灰狼的脑袋，大而软和的爪垫隔着毛发传来的暖意令灰狼感到安心：“这就不是你小子该操心的事了，更何况——”他停顿片刻，与面前的灰狼四目相对，“对我来说，能收获你这样的读者，哪怕只有一位，我这一店子书就不算落灰了。”

灰狼沉默片刻，目光悄然落在他们身后那间破败的小店上：店面狭小，店门正中央挂上了一把锈迹斑斑的大锁，门扇早已烂得不成样子，曾经悬挂在店抬头上的招牌也早已不知所踪，一颗小树甚至顽强地将根系挤进了砖缝间，光秃秃的枝杈在早春的阳光里显得格外招摇，只待抽枝散叶。他不敢挪开眼睛，生怕他一眨眼，这间店铺就会在下一瞬轰然坍塌。

他早就知道店主自上月起就开始倾销店内的库存书籍了。那些日子里，店主依旧日日握着扫帚扫去店门口属于上个冬天流落街头的残叶，一如既往地微笑着送他一声早安。而他只能缩在离门口最近的那面书架的角落里，把头深深埋进书中，不去想他一个月后终将面对的离别。对他而言，也许在这座偌大的山城埃尔卡庸，这间书店就是他最后的容身之所。他觉得自己一生都不会忘记那被午后的阳光烘干的尘埃的气息，指腹抚过书脊所传来的那股细腻的触感，翻动陈年纸页所释放的油墨香气弥漫在空中。而这一切都会在或将接踵而至的终日寂静里一点点沉淀、发酵，随后在这一方狭小的店铺内，招来一场悄无声息的细雨，落在书页间，荡起细密的涟漪，让每一处词句沸腾。而在那之前，他甚至从未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无家可归。

见他迟迟不说话，面前的伯恩山弯下腰，凑到灰狼的面前，轻声说：“我很抱歉，纳顿卡尔。”

“怎么会……”突然间被叫到自己的名字，外加被郑重其事地道歉，卡尔一下子局促起来，“不论决定到哪里去都是您的自由，我……我没有权力干涉您的选择！”

“毕竟咱们埃尔卡庸的生意实在是做不下去呀，”伯恩山难得敛起他往日里灿烂的笑容，直起腰身，那对蓬松的大耳在空中晃了晃，“坚持了这么多年，虽说有许多不舍，但也终究是没法子嘞——”

远处，早春微凉的风送来一阵清脆的“哒哒”声，打断了店主的话语。他旋即向声源处望去，只见一架马车正顺着行道缓缓朝他们所处的方向驶来，外形简朴的轿厢盖着深绿色的布匹，孤零零的马匹迈着小碎步悠闲地沿着山路前进，马蹄与行道相碰，在空中荡起晨钟般的蹄音。阵阵蹄声中，店主似乎想起了什么，从怀中抽出了一个用油纸封好的包裹，递给卡尔。灰狼赶忙伸出双手，将包裹郑重地捧在手中，随即以带着些许疑惑的目光望向他，轻声问道：“请问，这是……？”

“这是当初你父亲离开时留给我的，就当是给你的临别礼物，收下吧。”店主微笑着回答道。

父亲。

对卡尔而言，这个许久未见的词语像是给他的脑门来了一记狠狠的重锤。在最初的惊愕、愤怒、茫然之后，他早就下定决心把这个词深深埋葬在他的心底。他甚至做好了再也不去触碰那块禁地的心理准备：在一个不告而别的人和生活之间，他选择了后者，也只能选择后者。千言万语慌不择路地涌向他的嘴角，可他一时间甚至不知道该先问哪一句，话一出口却又冻在原地，落在地上化为一片狼藉，只能呆呆地望着手中的包裹发愣，直到马车在他的身后缓缓停下，他这才将包裹用力地揽在怀中，用近乎微不可察的声音问道：“以后我们还会再见面吗？”

伯恩山沉思片刻，笑着说：“我大概会先去格洛依登看看，如果那里也容不下我的话，那就再说吧！”

于是他便目送着店主上了马车。待店主坐稳，车夫打了个大大的哈欠，挥舞着皮鞭驱使马匹前进，店主从轿厢里探出头来望着他，一如既往地笑着和他道别，就好像这次也只是像往常一样出趟远门，不消一周就会回到这家小店，重新接待这座山城里为数不多的读者。他只能不断地在心中告诉自己：这并非通常意义上的离别，也许自己再也没有办法见到那只笑容可掬的伯恩山犬，也再也没有办法回到那家狭小却温馨的书店了。于是他一直用力地向店主离去的方向挥手，马车轿厢内也伸出一只有力的手臂上下挥舞着回应他的道别，直到他目送着那架马车在一阵悠远的蹄声中一点点消失在行道深处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他紧了紧抱在怀中的包裹，右手无力地垂在身侧。他没有哭。